

東海大學第三屆校友 畢業50週年同學會掠影

2011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



夏曙芳

前言

感謝程校長的支持，感謝校友聯絡室同仁為本屆慶祝畢業五十年的同學會，從一年前的個別意願調查，到最後的編印行程手冊與種種相關事項，事無鉅細的精心計劃安排，使我們有一個興奮愉快非常完滿的歡聚。這是一次終身難忘的同學會。

此次的同學會包括兩部分：前半段（10月30-11月2日）的活動在母校校園內慶祝，後半段（11月2-7日）為環島旅行。據校友聯絡室的最新資料，我們第三屆畢業生的總人數為177人，旅居美國的80人，長住台灣的50人，居留在其他國家地區的11人，失去聯絡的20人，已去世的16人。在聯絡上的140位左右的同學裡，此次先後陸續出席在校舉行的三日活動，連同眷屬，總人數約為80人左右，堪稱成績可嘉。大家畢竟是已到了“古來稀”的階段，有好些位同學也是由於健康狀況欠佳而不克出席的。我們這些能平安順利地專程返校共襄盛舉的一群，是多麼地幸運，心中也充滿了感謝。

從外地來的同學分別入宿於台中商旅或校友會館，每日分別有A、B兩專車接送同學們前往活動的地方。車上有兩位校友聯絡室的同仁為大家服務。順此為A、B兩車的負責人錢宣穎與陳芝虹小姐致謝。

前半段（返校）

10月30日（週日）晴

體育館的校友返校日大聚餐

上午11:15從台中商旅乘上A車前往東海校園。車子在中港路上行駛，寬寬的大道旁，商樓公寓林立。這那裡是印象裡當年從台中“上山”的公路車道？四周不見良田，不見公墓，車子進入了校門尚未覺察出來，直到下車後來到體育館前，才撲捉到一些昔日的影子。半世紀前，1961年的6月，體育館便是我們舉行畢業典禮的地方。

11:30左右，大家齊集至體育館報到。體育館的大門掛燈結彩，慶祝校慶。館內席開數十桌，舉辦由校長邀宴的“校友返校日餐會”。餐前有林振國董事長與程海東校長

致辭、傑出校友介紹與頒獎、第三屆校友捐款儀式、生物系 23 屆校友捐款儀式、香港校友捐款儀式，與本屆同學呂惠美特別捐贈儀式等。我們這八桌是今日館內返校校友聲勢最浩大的一群，自然也是白髮最多的一群了。程校長偕夫人親自到每一桌上與我們這些“元老”們寒暄。除了本屆同學之外，第十三屆校友也有兩三桌返校慶祝他們畢業 40 週年。席間有校內的爵士樂團演奏，對我們這批上了年紀的人來說，似乎是喇叭音響太吵了些。

我們每人頭頸上掛了一面校友聯絡室為大家準備的姓名牌，上面有姓名與系別，減少了許多同學們見面後，道不出對方姓名的尷尬。記得在校時當讀到“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的詩句時，覺得“十年”該有多長多長呀！而如今，與某些畢業後沒有見過面的同學，其間竟已是過了五十個寒暑！浮雲一別後... 校長豐盛的宴席，在大家極端興奮的歡愉裡，竟有點食不知味的感覺。

音樂會

體育館內的大聚餐在歡笑聲中結束後，我們隨着劉益充上車去第二教學區的一座大樓內，聆聽一場音樂系師生演出的音樂會。演出節目有大提琴與鋼琴合奏、手風琴與鋼琴合奏、女高音獨唱、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二鋼琴合奏，三簫管合奏等，內容有歌劇主題曲，協奏曲、小夜曲，也有中國的小調民歌等等。我們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來到東海的第二教學區，那一棟棟新建的教學大樓，與該音樂會的不凡水準，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禮來居話家常

下午 5:30，A 車來商旅接我們前往台中市的一家以“手打烏龍麵”聞名的小吃店禮來居用晚餐，並開始本屆同學第一次久違話家常的同學會。“手打烏龍麵”果然是別有風味。

餐後，簡說五十年來幹了什麼的“自我介紹”更是形形色色，酸甜苦辣一言難盡。從“乏善可陳”到“轟轟烈烈，無論是“平平淡淡”或“多彩多姿”，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平平安安地走過來了。在老同學面前，董事長、總經理、部長、司長、學者、專家、教授、碩士、博士這些頭銜與業績都顯得那麼地不足輕重。今日共聚一堂，大家不遠千里而

來，是本着半世紀前在大度山上四年“同學”的情誼，與對母校的那段感懷。妙語如珠也好，鬼話連篇也罷，大家暢懷大笑，彷彿又回到了青春年少。這也許就是“同學會”有別於其他學術研討會、商業座談會、單位內的例會之處吧。

10月31日（週一）晴

校園巡禮

早上 8:30，A 車來商旅接我們到校園參觀。從路思義教堂、行政大樓、舊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到文理大道等，原先還安排了參觀第二學區，後來因為大家在上述的幾個地方逗留太久，限於時間而作罷。我們在校時，路思義教堂雖然尚未興建，但已有藍圖，後來這座教堂也成為了東海的校標。行政大樓、舊圖書館（現已改為教務處）大家不會陌生。文理學院更是我們當年每天上課的地方。那長長的圓柱/方柱迴廊，更是我們“夢回東海”時，必定出現的畫面。走在樹蔭遮天的文理大道上，不由憶起我們離校時，道旁還是栽種不久矮矮的數苗... 當年的水塔、古堡已不知何處去，好個物非人非五十年！

歡迎儀式

10 點鐘，在求真廳有一個校長與校友總會給本屆校友的歡迎儀式，並由程校長給大家一個母校發展的簡報。幻燈片裡，半世紀前的東海校園，自然也使我們情不自禁地進入了東海四年的回憶... 陳列在講台前的那張畢業團體照，大家一面在尋找自己站在哪裡的同时，相信也會有“我們那時候多年輕”之嘆吧。

在校長的簡報裡，最使我觸動的一點是：我們當年所繳的學雜費，只能支付學校開支的 15%，其餘的 85% 是來自聯董會的資助，這也是當年東海能以高薪聘請到一流的師資，招得到名列前茅的高中生，與實行小班制的主要原因。七十年代後半期，由於聯董會體制政策上的變化，與政府對公立學校補助上極大的差異，學費成為學校開支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必須不斷擴大招生，由當年的每屆兩百人，擴展至今日的四千多人...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是當家人不知當家苦。我們這些早期曾以第一志願報考東海的校友

們，對東海在台灣大專院校裡的排名大不如前的現況，難免會有非議不滿，聽了程校長的簡報，至少對東海的現狀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水餃捲餅的午餐

中午在學生福音中心，我們享用了一頓別緻的水餃捲餅自助餐，美味可口。多位穿着紫色義工 T 恤的學弟學妹，分菜倒茶，為大家服務。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年輕，簡直像小孩子。回想起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還覺得自己已經是大人了呢。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而“年輕”的標準線，也是隨己身的年齡而不斷往上移的，不是麼？席間銀幕上不斷放映同學們的相片，一半是畢業照，另一半是近照，接下去是一些與家人合影的生活照。望着每人五十年間相貌的變化，豈能不感慨萬千！

荃園

飯後，大家提議去參觀荃園。這是本屆經濟系賈培源同學，為紀念他的亡妻，本屆政治系同學嚴隽荃的一個庭院，由他們的女公子建築師設計，內有一方流水長碑，碑上刻有一首賈培源的悼念詩，內容感人至深。院中植有多株櫻花樹，春日花開時，想必相當美麗。荃園位於女生宿舍的內庭裡，平日是男賓止步的地方。不過今日由程校長夫婦帶領，也為我們這些同屆同學們而破例了。賈、嚴二位熱愛東海，奈何天不假年，嚴隽荃已先我們大家而去了。在母校校園內，有這麼一個內庭紀念她，不但是對賈氏家族，對本屆同學亦是相當有意義的。

各系參觀

下午三點，專車接了大家分別到校園內各人畢業的學系參觀。對我們這些當年上課只有文學院，理學院的一群人來說，看到現在幾乎每系都有自己單獨的教學樓，自是驚訝於硬體設備之進步。在外文系大樓裡，看到一間間的口語實驗室，想起了當年莎士比亞課 Miss Cochran（柯安思教授）在課堂講台上舉手投足，活龍活現的精彩講說...

我們是從來沒有機會用過“實驗室“的一群，而那時的東海外文系，在台灣大專院校裡是數一數二的榜首。當聽到現任系主任 Dr. Henk Vnckier (馮翰博士) 與另一位教授提到今日東海的外文系排名除了後於台大、師大、政大、成大這些公立大學外，連淡江、輔仁、東吳的排名都在東海之前，這幾年甚至連逢甲也多方面超過了東海... 我整個心在往下沉。據他們的分析：近年來外文系招生排名急劇下降，並不是系本身的問題，問題出在台灣教育環境的變遷。一是現在台灣共有 39 所設有外文系的國立大專院校；二是台灣家長偏愛國立大學的招牌，況且國立大學的學費只有東海的一半；三是台灣的建設獨厚台北，結果是台北的高中畢業生不願離家，中部的學生則嚮往台北，於是位於北部的淡江、東吳等校便佔了地利之便... 當務之急，是設立全額獎學金，以爭取程度好的學生...

聽了這一番言論，我的直覺反應是時代變了，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專聯考，對應屆畢業生是仿如“過五關斬六將”“不成功便成仁”的浴血奮戰，如今則像是在購物中心“血拼”，東看看，西瞧瞧，那家店裡有優惠便選那家... 帶着一份哀愁與無奈，我步出了外文系辦公室。

校長盛宴

晚上六點，程校長與夫人在台中福華大飯店的宴會廳設筵宴請本屆同學。出席者尚有葉芳栢副校長（兼教務長）及校內其他部門的單位主管，他們分坐於每一桌上，與大家交談。席間在大廳的銀幕上，再繼續播放本屆同學的畢業照與近照的幻燈片。鮮花紅酒與十二道大菜的宴席，大家受寵若驚之餘，母校這番盛情的款待，更是溫暖了遊子之心。

為慶祝校慶與數位 10 月份生日的同學，幽暗的燈光下，酒店服務人員推出了一個大生日蛋糕，校長分贈各位壽星公（四位壽星正好全是男生）們鮮花一束。郭義明為壽星公之一，對他來說，是集校慶、家慶與己慶於一身了。因為，郭義明與張英玉是本屆的第一對邁入禮堂的“一等婚姻”。我們在 1961 年 6 月 15 日畢業，他倆在 7 月結婚，並是由當時的吳德耀校長福證，至今已滿 50 年整，是為本屆之佳話美談。

接下來是我們第二次再敘家常的同學會。由昨夜尚未輪到系別的同學繼續上台簡述平生。張正明報告他如何“揀”到了一位太太，全堂哄然。一片笑鬧聲裡，我們步出了福華大飯店。

11月1日（週二）晴

大度山巡禮

早上九點，A、B兩部專車分別接了台中商旅與校友會館的同學們，前往遊覽學校周圍大度山的望高寮公園。在此塊高地上，一邊可以俯覽台中市全景，另一邊還可遙望到成功嶺。據負責A車接送的曾家麟同學說，這個望高寮公園是同學們晚上喜歡騎摩托車來乘涼觀夜景的地方。有一位專攻研究當地歷史的中學老師，很熱心地來為大家介紹這一帶的地理歷史人文，從日治時代至今之改變等等。

中科園區

繼望高寮公園，車子載我們去遊覽台中都會公園，園內樹木整齊，地面清潔，也沒有什麼遊人。限於時間，我們只在內逗留了片刻，便車往參觀中科園區。

中科園區是“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簡稱。2002年由行政院核定成立。園區分佈於台中市、彰化縣級雲林縣三縣市。目前已有150多家工廠商家進駐，預計在2012年整體開發完成。台中園區位於大度山的台地上，主要產業以光電、機械、半導體為主。中科管理局設於此基地上。東海及其他中部的大學亦在此設有研究機構。

在中科管理局的大會廳裡，一位年輕的女科長給我們作了一個中科園區的簡介，輔以幻燈圖片說明，至為詳盡。中科園區才設立了8年多，較新竹的竹科園區，與南部的南科園區成立得晚些。從管理局大樓出來，車子還特地在園區內兜了一圈，讓大家一覽園區內一座座的廠家大樓。

東海漁村之午宴

中午，學校在一家海鮮餐館東海漁村宴請全體同學。活魚龍蝦與螃蟹，滿桌的海味佳餚，又是一頓大快朵頤的盛宴。每人都在說自己吃太多了，然而接下去的一句又總是“回去再說吧...”

噴水池動土典禮

下午三點，在思恩園舉行噴水池動土典禮。噴水池是本屆同學為紀念畢業 50 週年並祝賀母校 56 年校慶，至贈母校的一項紀念品，預備明年興建完成。思恩園面對着社會科學學院的教學大樓。教學大樓是由三棟大樓組成，正中間的那棟主樓名“家淦樓”，為嚴隽荃、賈培源兩人多年前的捐贈（為紀念嚴隽荃的父親嚴家淦先生，故名“家淦樓”）。大家沒料到的是，思恩園上的噴水池會正巧面對着家淦樓。對我們第三屆同學來說，真有雙重的意義。

動土儀式由程校長與五位同學戴上白手套，拿着有紅彩帶的新鏟子鏟土。參加動土儀式的六人是三男三女，三位文學院，三位理學院，三位國內，三位國外，是劉益充的精心安排，真說得上是面面周到。藍天白雲下，在思恩園裡完成了噴水池的動土典禮。大家還在將來噴水池位置前排了一張團體照。我們隨後去參觀博雅書院。

博雅書院

我原以為“博雅書院”是一個特殊的學院。在習齋聽了負責人的講解說明後，才知道原來這是校內的一項類似課外活動，但又比課外活動嚴肅認真的學習課程，其經費不是來自學雜費，而是外界的捐款。博雅書院的成立是為了延續與創新東海創校時的博雅教育：知識上的自由學習、勞作教育、通才教育、小班教學、以人文精神品格教育為核心，重視知識實踐與服務的合一。書院的遴選有一定的規格，原則上為 100 名，課程與活動多是定在週末。

這是一項很新穎的“課外活動”，像山間的一股清流，量少而質精。博雅書院至今尚未有“畢業生”（明年將有第一屆畢業生）。有幾位博雅書院的同學，帶領大家參觀書院的活動場所，他們的言談舉止，各方面皆給我們留下良好的印象。

梨子咖啡館三敘家常

晚上六點，專車將我們載往台中市的梨子咖啡館晚餐。這是一家西餐館，落地玻璃窗與特高的天花板，明窗淨几，室內裝潢一有其特色。這是我們的第三次同學會，也是此次同學會最後一次的談天敘舊閒話家常了。幾位尚未報告的同學繼續上台簡報。“今夕复

何夕，共此燈燭光，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大家沒有明說，不過到了這個年齡，我想大家心裡多喜歡都會有一點類似的感嘆吧。

飯後討論下次同學會的時間地點，舉手表決的結果是五年後在美西乘遊輪，並選李家川為召集人。（事後有同學反應，當劉益充說“三年”的時候，有些人以為下一個付表決的是“兩年”，所以沒有舉手，表決的結果便使“五年”成了多數... 在隨後的環島旅行時，也有同學提出五年太久了，提議三年。7日晚在台北王朝大飯店的晚餐桌上重新表決，通過決定是三年後在夏威夷乘遊船，在美的召集人為李家川，在台為郭義明與陳維滄。儘管是大家都已到了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年齡，客觀地說，三年後出席的可能性，還是比五年要高出許多的，不是麼！）

11月2日（週三）晴

56週年校慶運動會

辦完了退房手續，早上八點，A車來商旅接我們到學校大操場觀賞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會開幕式。我們這群穿着昨日博雅書院惠贈的紅色T恤，或學校贈與的藏青色T恤，戴着學校送給我們的棒球帽，被帶領到司令台的貴賓席上入座。程校長穿着球鞋運動服，在司令台中間，準備“檢閱”進場的團隊。艷陽下，11月的台灣依舊是暑氣逼人。8:30各系院的團隊依次進場，經過司令台致敬後，在司令台前的操場上集合。望這那一隊隊穿着各系院制服的隊伍，在系院旗幟的帶領下，一一繞場後集合，這種場面在當年全校不滿800人，我們做學生的時代，是萬萬難以想像的。在各系院與附中附小的團隊入場後，我們這一隊祖字輩的人物被安排“壓軸”。繞場一周是400米，但為了怕我們走不動或是走得太慢，特別安排了一個100米的直線走道，由學校的樂隊“開鑼打鼓”我們抬頭挺胸，浩浩蕩蕩地經過了司令台... 東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我們這些老校友，現在就讀的在校生，與附中附小的小朋友身上展現了出來。

儘管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這一代已到了日暮西山的光景，但相信我們對東海的這份情誼不會亞於年輕的學弟學妹們。大度山上的四年對我們個人這一生的處世為

人，與各方面的發展，都有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通才教育，勞作制度，自由思考，小班學習，人格培育，價值觀等等等等... 有多位同學在作簡報時，皆曾提到過東海教育對他們個人的影響。當大夥稱許郭義明這些年來如此關心母校，熱衷母校事宜時，他說“你們出去進修的人，還有第二個第三個學校，而東海則是我唯一的母校...”他說的沒錯。不過，那些學校對我們來說（至少我個人認為如此）只是一個讀研究院的地方，在我們的心裡，只有東海才是我們的“母校”。像是出外旅行住過的四星級五星級豪華大酒店，但那些“雖信美”而“終非吾土”，不是我們從小長大的“家”，不是我們今生在成長期間人格培育的地方。我們內心深處的“家”依舊是大度山上的東海大學。

母校再見

隨着運動會開幕式的結束，也總結了此次本屆返校同學會前後四天的慶祝活動。接下來是環島六日遊。那些不克參與的同學們便在此與他們互道珍重，期待下次再聚了。

本屆政治系同學劉益充畢業後一直服務於母校，至數年前退休。對東海之熱愛與奉獻是有目共睹。她曾任職校友聯絡室主任多年，為本屆同學之聯誼，與舉辦歷次的同學會，不遺餘力。這次我們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前前後後的種種安排，更是任勞任怨全力以赴，順此致謝致敬。我們這些與劉益充同屆的人真是太有福了。

謹試作七律一首為此次返校同學會的結語。

畢業五十年返校同學會

驪歌一唱分飛去，五十流年逝後逢。
初見稱名驚近貌，漸談叙舊憶前容。
往時小樹成蔭蓋，今日樓台立碧空。
大度山周光景變，美哉母校愛心同。

後半部（旅遊）

11月2日（週三）晴

台中 - 日月潭 - 阿里山

校慶運動會的開幕式結束後，上午 10：30 左右，開始此次畢業 50 週年同學會慶祝活動的第二部分：環島旅行。參加旅遊的人數共 32 人，其中劉粵為第十三屆校友，他們為慶祝畢業 40 週年也有返校的同學會，但沒有旅遊節目，便與夫人加入了我們的團隊。本屆同學與家人參加旅遊的有：張正明、白燕平夫婦；洪銘水、陳博文夫婦；洪貞子、洪明子姐妹；夏曙芳；郭義明、張英玉夫婦；郭美員、許文宏夫婦；高俊雄、周瓊華夫婦；李沅芳；劉益充、郭東煥夫婦；廖繼盛、張千惠夫婦；馬恩輝與夫人；孫雅美；丁文樞、邵敏春夫婦；曾博禮、沈鬱香夫婦；曾美代、林昌男夫婦；王耐雪。（順序按同學姓名字母排列）

此次的寶島六天五夜遊，是委託台北的太魯閣旅行社辦理，由徐春媛小姐全程主導，劉孟能先生駕車，Vovo 廠的豪華遊覽車相當寬敞舒適。今日的行程是從東海出發至日月潭，搭船環湖觀光後，直奔嘉義上阿里山，入宿阿里山賓館。

日月潭

中午在埔里午餐後，下午三點鐘左右車抵日月潭。日月潭對我們這批人來說不會陌生。在“觀光”尚未發展為“旅遊業”之前，日月潭已經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名勝區了。今日更是“陸客”來台的必訪之地。下車後，在走向遊船碼頭的路上，滿是熙攘的觀光客。這與我數十年前遊日月潭所留下的印象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們全隊乘坐了一艘遊艇環湖觀光，發現湖水上漲了許多。1999 年 9 月 21 日的那次大地震，使湖中部分的光華島（現名拉魯島。該島是台灣原住民邵族傳說中祖先靈魂的安息處）沉入湖底。現有竹筏欄杆表示舊址，並在開始修復。我們在玄光寺碼頭下船上岸，登階爬上了山頂的玄光寺。全潭一覽無遺。

穿過了一條兩邊全是紀念品小吃店很熱鬧的商業步行街後，上船返回碼頭，上車續往南行。這次的日月潭之旅，來去匆匆，不過對我來說，也已經很夠了。太多的遊客，太多的商家，這個有名的景點已完全失去了印象裡的那股靈秀與朦朧之氣。

往阿里山

車子在嘉南平原上行駛。上禮拜在台北時，曾問過家人，怎麼在捷運車道的兩旁看不到一點農田。記得以前從北投到台北讀書時，火車軌道兩旁全是一片片的水稻田... 侄女回答說“姑媽到了南部可能還有機會看到”果然，車窗外仍可看到一些綠油油的農田，心中好不舒坦。不久，夕陽斜照，瞬時間太陽跌落了水平線，車子開始沿阿里山公路上山。夜色籠罩着大地，高樹叢林中闢出的公路，彎曲狹窄，駕駛真不容易，再加上山間霧氣陣陣襲來，劉司機駕駛技術之高明，自是不在話下。約晚間八點半鐘，車抵阿里山賓館，晚餐，就寢。

11月3日（週四）晴

阿里山 - 高雄

今日的行程是清晨往竹山觀日出，早餐後，遊阿里山森林公園。午餐後車赴高雄，船遊愛河，入宿高雄的寒軒大飯店。

竹山觀日出

清晨 4:30 起身，在賓館集合後，乘賓館中巴至阿里山的火車站，搭乘小火車前往竹山觀日出。車站裡已是人頭湧湧，有來自台灣各處的團隊，更多的是中國大陸的旅遊團。大家都穿了厚厚的外套，黑暗裡，山風襲來，頗有點寒意，不過還說不上很冷。我們搭上了 5:30 的小火車。車廂內座無虛席，大多是年輕男女。他們看到我們這一隊白髮人上車，紛紛起立讓座。我們也就欣然地接受了年輕人的這份美意。

大學畢業 50 年後，儘管在同學堆裡嘻嘻哈哈，豪情不減，在一般人都眼裡，我們已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既然如此，也就心存感謝地享受一下台灣當代年輕人的這份美德吧。這也是我此次返台觀察到的一種很難得好現象。在台北時曾有機會多次搭乘捷運，發

現乘客上下車井井有條，月台與車廂光亮清潔，沒有人亂丟報紙、吃東西、喝飲料、嚼口香糖或大聲喧嘩。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靠近車門，為老弱殘疾孕婦幼兒專設的“博愛座”周圍可以站滿了年輕人而不去佔用這些特別座。台灣社會文明之進步，由此窺見一般，心中非常感動欣慰。

二十來分鐘後，小火車駛入車站。在一塊大平台上，大家等着觀日出。天空上飄着浮雲，天色漸漸明亮起來，旭日呼之欲出，空中的彩色千變萬化，美不堪言。站在竹山高地上，遠眺叢巒環抱，近觀一棵棵高聳入雲的樹梢，的確是“人生難得幾會再”的一種體會，也不再抱怨今晨睡意正濃的四點多鐘被叫醒的辛苦了。

在竹山觀罷日出，乘 7:30 左右的小火車返回阿里山車站。天亮了，看到沿途經過的原始森林。紅色車頭的小火車在蜿蜒的鐵軌上緩緩行駛，在某段“之”字形的軌道上，車尾有時會在車頭的正下方，是為阿里山小火車的奇景之一。火車站外的大平台上有幾座巨型根雕，是就地取材的民間藝術品，頗為出色。

阿里山森林公園

回賓館早餐後，我們往遊阿里山上的森林公園。大家行走在鋪有石階的森林裡，上上下下，左轉右彎，嚴守着“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的原則，一隊人沒有發生什麼意外。清晨在亞熱帶的森林裡漫步，那清新的空氣，柔和的陽光，那一望無際的叢林俊樹，那一潭清澈湖水中的倒影，再加上那鳥叫蟲鳴，遊客又不多... 是一個多麼恬靜美好，令人陶醉的和諧世界。

我們經過了姐妹潭、兄弟樹、受鎮宮等景點。這些人工或半人工的“景點”對我來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叢林裡的自然景觀，每一個角落都是那麼地令人沉醉。受鎮宮是一座香火頗盛的佛寺，自然又有一些與之相關的民間傳說，增添了不少神秘感。步行至此，部分同學乘車返回賓館，剩下我們十來人再接再厲，繼續往遊阿里山的巨木群區。

阿里山巨木群

一甲子前在台灣讀初一時，第一次去阿里山，最記得的就是那株要十幾個人手拉手才能圍得住的“神木”。後來當聽到阿里山神木已倒的消息時，還嘆息了一陣。阿里山神

木是一株距推測樹齡有三千多年的紅檜，聳立在海拔海拔 2160 米阿里山森林小火車線上。樹高 52 米，樹圍 23 米，曾經是阿里山上知名的光景點。神木在 1953，1956 年曾先後遭到雷擊，樹心油脂被焚毀。1997 年因連日大雨，一半的樹身斷裂，倒在森林小火車的鐵路上，救治無方。1998 年林管局正式將倒傾的樹身放置原地，“神木”從此便成為了遺跡。

導遊徐小姐對大家說，阿里山神木雖然已倒，阿里山的巨木群還是很值得一看。果然是誠哉斯言。林管區在神木倒下後，在山上的巨木群區內築有棧道供遊人觀賞。現巨木群內有 38 株千年左右的紅檜古木。我們在棧道上且行且觀，望著那一棵棵千年以上的古木，想到這棵樹是幼苗的時候，中國還是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分分合合，歷經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而人生不過百年，我們這些已達“古來稀”的一群人，在這些七八百年至一千五百年的巨型古木面前，焉能沒有“念天地之悠悠，渺滄海之一粟”之感慨。

品茗

在阿里山上午餐後，旋至該餐廳樓上的一間茶座品茗。這也是商家請遊客品茶與推銷台灣名茶的地方。在中國旅遊時，曾有過多次被帶去“品茶”的經驗，發現那些主持的小姐個個都是能言善道，說得天花亂墜，出門時，團友們總是大包小包地買上一大堆。這次不知是同學們的購物欲隨年齡而遞減，還是那位小姐的“功力”不足，好像沒有什麼人打開皮包的。坐在裡面品茶的時候，聽到主持人在介紹“凍頂烏龍”，我一直以為有名的台灣茶葉“凍頂烏龍”是因為那些茶葉在採摘時其頂尖被霜凍過，這下才知道原來“凍頂”是台灣的一座山的名字，該山上栽種的茶葉焙制成的烏龍茶就叫“凍頂烏龍”。行萬里路得益良多，此之謂也。從茶室出來，上車後，直赴高雄。

往高雄

昨晚上山時天已全黑，今日下山時倒是可以飽覽險峻山路與它兩旁的山林景色。對司機先生的高超技術與當年修築此路的艱辛不勝感佩。駛入嘉南平原後，道旁的農田、果園、茶圃、又是另一番景色。在台灣居住的年代與後來返台探親的時候，我都是在台北地

區活動，那時沒有高速公路，唯有的一兩次去南部也都是乘火車去的。這次有機會在公路上看看台灣南部的景觀，真是很難得的機會。

在車上，由劉益充帶領，同學們又一排一排地順序再隨便講講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感想之類。由於不是在會堂裡，氣氛更輕鬆些，從營養保健到孫兒孫女，對人生之領悟，老年之處世等，想到什麼便脫口而出，隨意閒談。車子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停留了一下，也是意想不到的寬敞整潔。車行約四小時後，黃昏時分進入高雄市區。林立的高樓與闊直的街道，顯示出大城市的氣派。車子在愛河遊艇的碼頭前把大家放下後，我們排了一會隊，踏上了一艘遊艇。

船遊愛河

我許多年前曾經到過高雄的愛河地區，不過印象裡的愛河像是一條大的臭水溝，毫無美感可言。眼前是一條嶄新的愛河，河面拓寬了，河水清潔了，上面有來往航行的遊艇，沿河的河濱大道整齊清潔，花圃處處。乘坐在遊艇裡，華燈初上，兩岸的高樓都有照明燈，磚壁輝煌，經過的橋樑也是掛滿了燈飾，不由想起數年前在廣州市的珠江夜遊。海峽兩岸同文同種，相似處何其多。

下船後，在高雄市內的一家粵菜酒店飽餐了一頓美味的海鮮後，入宿高雄的寒軒大飯店。大廳內的那一大盆鮮花，真是艷麗奪目。

11月4日（週五）晴

高雄－墾丁

今日的行程是上午從高雄到墾丁公園遊覽貓鼻頭，下午參觀屏東的海洋生物館，夜宿墾丁的凱撒大飯店。

昨晚在高雄那頓美味豐盛的海鮮大餐席間，同學們都說馬恩輝夫婦因家住高雄，不能過門不入，沒有出席晚餐真是太可惜了。今晨他們二位從家裡趕來酒店，上車時帶給大家一人一個高雄名糕餅店出爐的大壽桃，說是略盡“地主之誼”。如此盛情，順此致謝。

貓鼻頭

早餐後，車往墾丁的貓鼻頭觀賞群礁海岸。車子沿海岸行駛，風景極佳。墾丁國家公園在台灣的最南端，貓鼻頭又在公園內西部最南端伸出海洋的一個半島之尖端上。此處三面環海，碧水藍天，黑礁白沙，景色宜人之至。有一塊海中之黑色礁石形狀很像一隻貓的輪廓，因以得名。貓鼻頭與東面的鵝鑾鼻遙遙相望，在此地還可以遠遠看到有名的鵝鑾鼻燈塔。貓鼻頭也當是我們離開台灣後新闢的名勝景區吧。旅遊業的發展，是隨著國民所得之增高而不斷增進的。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午餐後，車往參觀屏東的海洋生物博物館。未進入生物館之前，我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心想這些年來在美國的許多城市裡，曾經參觀過多座水族館，這個也不會覺得有多新鮮了。萬沒想到的是，其規模與內容竟是如此的龐大豐富，多姿多彩，可以說是我參觀過最大最完善的一座海洋生物水族館。生博館建築宏偉，面臨海洋，已有先聲奪人之勢。內分世界水域館、珊瑚王國館與台灣水域館三大覽區。展館內外之設計佈置皆極上乘，展示之內容更是包羅萬象，馬不停蹄地兩個半小時下來，仍覺意猶未盡。

海生館內遊客不算多，倒是看到一些帶着小孩全家出遊的家庭，與好幾隊老師們帶着學生來參觀。心中有許多感慨。對我們這群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人來說，兒時的記憶是不外是在逃警報，逃共產黨，不斷的搬家、換學校... 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參觀水族館已是 60 年代在紐約市了。這一代的孩子多幸福，有這麼安定的社會環境，有這麼優厚的物質條件。只希望他們自己也能認識到這一點，並珍惜他們之所有。

關山夕照

從海生館出來已是日近黃昏，行程裡的下一個節目是“關山夕照”。車子沿海向南駛至關山，觀日落。停車場上已有不少輛旅遊車先我們而至。關山並不是一座高山，不過，在觀日落的台上俯覽山下的海灣，景緻不錯。由於雲層太厚，我們沒有看到紅日墜落海平面的那一剎那，不過還是感受到了大自然之美。一生中，觀日出看日落無以數計，在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份，與不同的同伴，感覺也是每次不同。這次環島旅行與老同學們共賞的竹山日出，關山夕照，亦將在記憶的長巷裡，留下了一筆。

凱撒大飯店

夜宿墾丁的凱撒大飯店。大堂內的巨盆鮮花更是引人注目。我起先還以為是一個有層次的大花盆內插着不同種類的花。後來正好碰上花店的工作人員來換花（據告她們是一週來飯店大堂換一次鮮花，每週五來換，我們是躬逢其盛）才發現這看起來像一個巨盆的花盆，原來是由許多個小盆堆放在一起的。她們說每種花的習性各異，這樣比較容易保養維持。真是個聰明的做法。此酒店既是以羅馬帝國的“凱撒”大帝為名，大堂內的裝潢亦是全面大理石地面，配以圓柱與大甕，室外游泳池的四周全是棕櫚樹，有地道直通馬路對面的海灘。自助餐廳內的菜餚有中式、西式、日式、素食等等，種類繁多。看來台灣的觀光旅館是發展得有模有樣，已達甚或超越國際標準了。

11月5日（週六）晴

墾丁 - 台東

今日的行程是上午遊鵝鑾鼻燈塔、龍磐公園，午餐後赴枋寮，乘南迴線火車往台東。夜宿娜路灣大飯店。

鵝鑾鼻燈塔

鵝鑾鼻燈塔與貓鼻頭是墾丁公園最南端，東邊與西邊的兩個尖角。地理上也是台灣島最南端的兩個半島形突出的地段。早餐後，車子將我們帶到鵝鑾鼻燈塔。許多年前我曾經到過鵝鑾鼻燈塔，不過那時好像就是在大片空地上一座孤伶伶的燈塔，沒有圍牆，更沒有圖展室。今日，燈塔是墾丁公園內的一個景點。周圍的龍磐公園，綠草如茵。

枋寮/南迴線

在公路邊一家全省聞名的萬鑾豬腳連鎖店品嚐了一頓風味午餐後，車赴枋寮。沿途看到許多果園。這一帶最有名的極品水果是“黑珍珠”蓮霧。劉益充、曾美代、郭義明、

張英玉幾位住在台灣同學又做東買了許多黑珍珠請大家嚐鮮。這次旅遊，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同學，不斷受到在台同學們的款待，心中很是過意不去。我相信這幾位長住台灣同學一定參加環島旅行不知多少次了，這次為了同學會，又陪我們走一趟，如此盛情，順此致謝。

下午兩點半左右抵枋寮火車站。火車站前的小廣場中間，有一塊馬賽克碎石片拼成的蓮霧圖，可見蓮霧在枋寮的重要性。我們乘三點半的火車往台東，旅遊車則載着行李駛往台東。旅行社的這種安排對我們是相當好的。一則可以減少彎曲山路上的顛簸，火車比較寬敞舒適；二則給大家一個乘南迴線的機會。由西到東是山線，再北上是海線，山線海線皆有了，沿途風景極佳，飽覽山海風光。當火車穿過那一個連一個的山洞隧道時，不由想到當年築路的艱辛。五點半左右抵台東火車站。我們的旅遊車已在外等候。

車子載我們來到一家日本餐館晚餐。大家脫鞋入席，圍桌而坐，幸好不必跪坐式用餐，否則一頓飯下來，怕都站不起來了。從生魚片、壽司到天富羅，配以溫和的清酒，是道地的日本料理。換換口味也真不錯。我們入宿娜路灣大飯店。這是一家有好些原住民民間藝術品的酒店，又是別有一番風味。

11月6日（週日）晴

台東 - 花蓮

今日的行程是上午參觀台東的卑南文化博物館、初鹿牧場，午餐後往觀布農部落的歌舞表演，再從台東沿東海岸線訪三仙台、八仙洞等岩石景觀後夜宿花蓮的遠來大飯店。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早餐後，車往參觀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亦稱“卑南文化博物館。該館主要展出1980年始築南迴鐵路線時，在台東卑南遺址發掘出土的文物。內有石棺，玉器等多項台灣的史前遺物。卑南遺址的文物出土，為研究台灣歷史提供了豐碩的資料。由館內的講解員帶領我們參觀卑南的出土文物，解說詳盡。

館裡除了卑南出土文物外，還有一個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策展的“霧社事件 80 週年特展”。簡單地說，“霧社事件”就是在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1930 年 10 月，台灣原居民賽德克族部分的部落族人，趁日本人在霧社公立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時，發動武裝起事，遭到日本殖民政府調動大批軍警前來鎮壓的一件血腥事件。然而，80 年來，由於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族群，人們對“霧社事件”有多面向的觀點與詮釋。此次展出的不同版本的文獻、史料、老照片等第一手資料，給觀眾一個從不同角度來回顧反思“霧社事件”的機會。最近一部紅紅火火的電影《賽克德。巴萊》更是將“霧社事件”搬上了銀幕。特展室內有許多值得細讀的文件、圖片，限於時間，只得一筆帶過。我們續往參觀初鹿牧場。

初鹿牧場/布農歌舞

當聽說要去參觀初鹿牧場，原以為會在那裡看到許多牛羊之類，結果是林蔭下，看到好幾頭木製的彩牛散立在綠草地上，與其名為“牧場”不如稱之為公園來得恰當。我們只遠遠地看到三五頭乳牛，倒是每人在牧場的門市部吃了一根美味的牛奶冰棒。

午餐後往觀此地原居民布農部落下午兩點的一場規模不小的歌舞表演。舞台上男女老幼穿着部落服飾，在台上載歌載舞，很有特色，也有濃厚的商業氣氛。三點半左右車子沿東海岸行。沿途看到許多釋迦果園。台東是台灣有名的釋迦果之鄉，果真是其來有自。

三仙台

行程上本有八仙洞與三仙台等岩石景觀，但因深秋日短，四點來鐘天色漸暗。八仙洞的洞穴自是不能去遊覽了，趁尚有點落日餘輝時，我們趕到了三仙台。

三仙台位於台東縣成功鎮北 5 公里處，是一個離岸的小島，主要是由火山岩構成。全島面積約三公頃。四周有珊瑚礁環繞。島上巨石羅列，因多年來的風化與海蝕，呈現出造型奇特的岩石景觀。島上有三座小三峰，相傳“八仙”裡的鐵拐李、呂洞賓、何仙姑三仙曾於島上的岩石上休息，因以得名。

三仙台與本島之間，建有一座造型優美的八拱跨海步橋，長 320 米，拱遊人步行上三仙台。無奈天色已晚，我們只能在海灘上遠遠地望橋興嘆，心想下午不安排去看那場布

農歌舞就好了。不過，對那彤雲朵朵，碧水連天，礁石白沙的“秋水共長天一色”仍是覺得不虛此行。

晚餐後夜宿花蓮的遠來大飯店。這又是一家有歐洲建築風味額度觀光酒店，位在一個山坡上。正前方有一座意大利式的噴泉，再往前是一個觀景台，花蓮市的燈光夜景盡在眼底。

11月7日（週一）陰/雨

花蓮 - 台北

今日是此次環島遊的最後一天。行程是上午遊太魯閣國家公園，午餐後，從花蓮乘北迴線火車返台北，於王朝大飯店晚宴後散隊。除了我們參加旅遊的同學之外，校長夫婦與一些其他在台北或他地區的同學，也將趕來參加在王朝飯店的最後一次聚餐。

太魯閣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於1986年，地跨花蓮縣，台中市，南投縣三個行政區。台灣最負盛名的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在園內通過。公園的特色為峽谷、斷崖、溪流、山泉與森林。公園內的景區很多。今日我們是點到為止，主要遊覽的景點為燕子洞與長春祠。

車子來到了橫貫公路東部起點花蓮的太魯閣牌樓處，讓大家下來拍照留念。這座公路上的牌樓還是我印象裡的老樣子。1967年我出國後第一次返台探親。父母雙親與胞弟曙中我們四人參加旅行團遊橫貫公路，就是從花蓮的太魯閣出發的。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終身難忘的合家歡。一路上的許多細節猶歷歷在目。此次重遊故地，再見太魯閣牌坊時，親愛的家人已一一先後謝世，景物依舊在，人事已全非，能不黯然神傷！

橫貫公路

說到“橫貫公路”，目前台灣有南橫、北橫與中橫三條路線。不過，若只說“橫貫公路”的話，還是指從台中東勢到花蓮太魯閣這第一條貫穿險峻的中央山脈，連通台灣中部東西兩岸的這條橫貫公路，也是人們心中最“主要”的橫貫公路。築建這第一條橫貫公路是台灣道路歷史上極其輝煌的一頁。

從海平面到三千多公尺的山區，中間有斷崖峽地溪流河谷，工程至為艱鉅。橫貫公路於 1956 年開工，1960 年通車，歷時約三年有半。築路是由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所輔導之退除役官兵為主力。開工後，颱風、地震、工程上的意外與當時技術條件之不足，曾發生過多起傷亡。總計為築路殉難的有 212 人，受傷的有 702 人之多。

燕子洞

參觀了太魯閣公園的遊客中心後，車子載大家前往燕子口的步行道，體驗一下在懸崖峭壁中行走的滋味。下車後，每人發了一頂鋼盔工程帽，以防意外的落石。我們沿步道而行，峭壁湍流，景色奇佳。

“燕子口”景點在步道對岸岩壁的上方。因為那些大理石峭壁洞穴中有許多小雨燕與洋燕群居在內而得“燕子口”之名。步道之盡頭有一座“靳珩橋”，為了紀念一位殉職的工程師靳珩而命名。靳珩是負責修築燕子口這一段道路的工程師，也是當年劈山鑿壁築建第一條橫貫公路時，第一位遇難的工程師。在步道上欣賞陶醉於如此美景的同時，又怎能不念及那些為築建此路而喪生的榮民們！心中對所有曾經參與築建橫貫公路的工作者，與那些當年為建設台灣而奉獻一生的無名英雄們，懷有至高的敬意與感謝。“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是在享受他們努力辛勞的果實。

長春祠

部分同學通過環形步道，也去參觀了建於公路對岸湧泉水瀑上的長春祠。長春祠是供奉當年在闢建第一條橫貫公路的施工過程中，不幸因公殉職的 212 位榮民靈位的一個祠堂。其建築為中國傳統的亭台風格，依地勢嵌入山壁之間，泉水自山壁湧出，終年不歇。祠周圍的環形步道，可覽峽谷風光。長春祠的大門上有一副民國 49 年 4 月立的門聯，道出人們對那些為築路而殉職的工作人員之感佩，謹抄錄如下：

高峰虎踞，幽壑龍蟠，巒險關天衢，碧血千秋灑柱石；
華表鶴歸，溪邊燕語，報功隆廟饗丹心，終古照湖山。

珍重再見

在花蓮午餐後，乘北迴線鐵路下午 2:30 自強號班車往台北火車站。自強號是對號特快車，先是沿東海岸向北，再向西行。一路上再次飽覽海線與山線風光。這次旅遊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再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南迴北迴，山線海線全都搭乘過了，盡享沿途美景，真是非常好的安排。火車於下午 4:30 準時抵達台北火車站。因為次日清晨將搭機返美，我就沒有去參加今晚在王朝飯店的晚宴了。三日在校的同學會與六日的環島旅遊，至此結束。除了拍了一大堆照片之外，想像每位同學的腦中留下來更多此次歡聚的點點滴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到了我們這個年齡，誰也保證不了明天，不過，只要大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保持健康的身體與心態，開開心心地活在當下，我們還是可以期望三年後能夠再相聚於夏威夷。

後記

在台參加同學會的時候，我並沒有打算要寫什麼，所以對每日的多項活動也沒有留下隻言片語的備忘錄，整天嘻嘻哈哈地盡享同學會之歡。回來後，發現此行有許多感慨，內心也有很強烈的衝動，要為此次不尋常的同學會留下點記錄，於是只有依賴校友聯絡室與太魯閣旅行社給我們的日程表作大綱，憑記憶所及，匆匆隨筆記下，草成此文，內容有差錯之處在所難免，只有請同學們包涵了。

夏曙芳

2011 年 11 月 27 日